



殷茗溪文鈔

聊娛集

上

和 8
1413
6

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
第一寄
漢詩文
第 53 / 號
第
出帶許不
~ 16
1413
6



和16
1413
1-86

安政戊午孟冬

寧靜閣二集

鴻漸齋藏刻



大抵才思駿發筆力縱橫以筆為印也特
慮以壽法先輩一唯務將揚不加則刻
文字頗有欠節裁處僕本強人生面下寄
為
古廣一自恬而約能峻刻也

賴評

寧靜閣二集 賴評

寧靜閣藏



保樞當稿得款子成此評今不思之
其曰後來君中其洵有樹知已之言
吾特其自悟然後則若實子成之
楊西平生曰力更在多此因樣一
奇此卷以并畫以寄今昔之感

戊午年陽月三日

盤溪齋

盤溪文鈔二集

東輿 大觀清崇士廣

有梅花處詩鈔序

土佐詩僧月曉師。寄示其有梅花處詩鈔二卷曰。是
不慧平生禪餘之業也。不慧所居。環屋皆梅。因以名
之。先生幸一閱序之。余瀏覽卒業而嘆曰。月曉師之
詩。近體清奇而警拔。古風蒼老而勁健。果然能得梅
花之神者矣。乃序之曰。天下有梅花處。必可有詩人。
有詩人。而梅花益增光輝。清淺之水。黃昏之月。更覺

添一段韻致矣。故云尋常一樣梅花月。纔著詩人便不同。抑詩人之於梅花。氣味相得如此。其詩自不得不清奇蒼老也。然而所謂詩人亦多類矣。有臺閣有江湖。有山林。有僧家。未知梅花於詩人。果何所宜。曰莫宜乎山林之士。而僧家為尤宜焉。何則山林之士。亦一詩僧耳。夫林逋陸游皆得於梅花而善詩者也。一則斷火食以飲水。仙可以通禪矣。一則妻梅而子鶴。非出家之僧耶。故有梅花處。必不可無詩僧也。雖然詩僧時有。而梅花不時有。無梅花之時。雖詩僧果

無有詩歟。曰有梅花時之詩。詩僧身外之詩也。無梅花時之詩。詩僧胸中之詩也。詩僧胸中。嘗貯梅花萬斛之香。與夫一味之禪。三昧之旨。混合融會於性靈冥寂之中。而道機自發。真心呈露。是其為詩。清淨超詣。直可以參最上乘焉。清奇蒼老。猶其皮相耳。今也月曉師自鈔其詩。刻以廣其傳。則梅花之神愈現。而靈氣流溢。光彩逼人。天下有梅花處。將更別無詩僧焉。嗚呼。是月曉師之所以獨專其名也歟。

梅墩詩鈔序

古來詩人之富於詩者。唐有白香山。宋有陸放翁。二公詩。或三千餘篇。或一萬餘首。而音韻流暢。風格清健。亦各冠絕乎一代矣。然而後世猶有謂以為俗者。有以為多雷同者。蓋詩多則易粗。粗則入鄙俚。流駁雜。亦勢之所必至。信乎多作而能精者。世自難其人也。豐後廣瀨吉甫。自幼善詩。極敏捷。既而周游三都。與一時名流。唱酬角逐。而其詩益多。今齡未滿。強仕。筐中所貯。既一萬首。可謂富矣。若更得香山放翁之壽。躋七十八十。則未知其累幾萬千首也。意當不免。

夫鄙俚駁雜之弊。而長篇短章。字鍊句摩。每一編出。人皆翕然稱其精妙。是亦古來詩人中。所絕無而僅有者。宜矣。詩名之藉藉噪于上都也。雖然。吉甫豈特以一詩人。爭名於時流者哉。其平生之志。蓋存于經世有用焉。然則吉甫後來立身之地。或載筆仕朝。而脩國史實錄。如劔南先生耶。抑為百里宰。浚井築堤。以興湖田之利。如杭州刺史耶。皆未可知也。要當待其四編五編六七編之出。觀其出處事歷。而後定千秋月旦焉耳。是為梅墩詩鈔三編序。

雲如山人集序

古今詩人誰不讀書。然求其下筆有神者。何其寥寥也。蓋詩有別才矣。苟無其才。雖讀破萬卷之書。不足以供其驅逐。必也以揆天之才。讀汗牛之書。縱橫揮霍。運轉自在。然後古人神境。或可庶幾焉耳。遠山雲如青年善詩。其名早已藉藉於江湖矣。後客游南總。踪跡不定。而多在九十九灣之間。一日飄然入都。携其雲如山人集二卷。來質佳否於余。余受而閱之。律絕共二百首。清秀俊爽。篇篇超絕。不假藻飾。而有自

然風姿。殆所謂有別才者矣。若更加以讀書之力。施諸雄篇大作。以逞其縱橫之才。則其為巨觀。豈止于此哉。因就其所目擊以喻之。曰。子不見夫大漁乎。飛輕舸。張巨網。驅百萬鯪魚於大海紫瀾之際。而一舉打盡。堆積以成邱山矣。比之煙蓑雨笠。釣三寸香魚於澗谿中者。雖無清幽閒澹之致。而其雄壯豪快之觀。果何如也。雲如曰。唯。吾以為後圖也。乃綴其語以為之序。

建久十人百首序

吾友檀園氏之於國歌。深有取於新古今集焉。嘗言
近體國歌。體制規模。一祖古今集者。蓋自寬平延喜
諸公。別開蹊徑以來。氣格風調。一變萬葉之舊。而醇
正溫雅。衆美皆具。後代無能出其範圍焉。雖然當時
中古淳龐之氣未散。是以其製作。典雅有餘。而艷麗
不足。至夫探微鈎玄之境。則猶有待於後來作者矣。
是建久諸家。精妙巧緻。所以獨擅其長也。而新古今
一集。咀華含英。網羅殆遍。一代風尚。於是可觀。則學
者之取則。舍斯集將何以哉。然諸家之製。或過乎巧。

或失於鑿。而集中所收。亦未必盡純。則不可不擇而
學。於是就本集。標出十家。各採精華十首。都一百首。
題曰建久十人百首。學者由此先立其本。然後就本
集研究。則庶乎不畔矣。書成。問序於余。余於國歌。瞠
若也。何敢容喙。然嘗誦古記傳。畧觀歌體之變。而竊
有論其世焉。夫鴻荒邈矣。白鳳朱鳥之際。去古不太
遠。天地英靈之氣。渾淪鬱勃。含而不露。其人沈毅雄
爽。猶有神代之遺風。而文彩英華。亦未炳然著於外。
是為萬葉之時矣。大寶定令。弘仁立格。施及延喜。禮

樂文章粲然大備。蔚乎會文明之運。是為古今之時矣。夫時世變遷。既如此。則其見於詞章者。不得不從而異焉。獨建久之世。則異於此。當此之時。天下政權一歸乎霸府。天朝公卿。晏然無事。晨夕優游於風月花鳥之觀。厭飫於歌鞠管絃之樂。而與一時才士淑媛高縉名流。競藻闔華於其中。洋洋然鳴泰平之盛者。唯此際為然。夫思深則其得必精矣。學專則其成必巧矣。嗚乎。是建久諸家之所以獨擅其長也歟。若夫辨是書之純粹。以發採擇之苦心。則吾豈敢哉。

姑序之。以待專門鑒裁焉耳。

振濯錄序

黃中岡本子為上古土部一百人之子孫。稱志久黨者。著振濯錄一書。以雪千載不解之宿冤。其功洵可謂偉矣。雖然。志久名義不甚明了。而振濯餘汗。有未全洗除盡者焉。顧志久之義。古今諸說不一而足。率皆填漢字於邦訓。以附會其說。要不足信已。岡本子詳辨其守戶志古二說。而其他繆悠不攻自破。其見亦可謂卓矣。獨至其成自說。則非別有所發明。僅據

後世弓削夙人管轄俳優之事。以決志久之為夙人省稱。則吾未能之信也。謹按野見宿禰以天穗日命之裔服事

垂仁帝之朝。既以剛力踢殺天下勇士當麻蹶速。又創造人馬土偶。以改上世以來殉埋之弊。其勇其智。並特絕千古。則宿禰之名。著於當時。而上下莫弗艷稱者。可想也。乃為其所率土部一百人之子孫者。自名為宿黨。以表其為宿禰氏之統屬。亦自事理之所宜有。尚何用求名義於其他耶。抑宿禰之訓。須久禰

也。而單曰須久。於稱呼有所不便。故後世遂以志久稱之也。果然志久一百人之子孫。即是遙遙華胄矣。衣不必振。而塵不可汙。足不必濯。而土不可瀆。則其不與齊民齒者。非不能齒也。齊民自不可得而齒耳。後人乃顛倒清濁。務求志久於賤惡之義。所以致紛紛無定說也。吾今揭此說。以一洗舊說之誣罔。乃所以助岡本子。而成其振濯之意者。孰謂立異說以求勝前人耶。岡本子若以余說為無稽之言。則姑付之弁髦可也。

皇朝名臣傳讚序

士生於清平無事之日。而受祿大藩。輕肥自奉。坐育子孫。而忘武廢文。曾無一念及報國之事。謂之不素餐。而可乎。抑用舍有時。窮達惟天。若夫有志之士。即雖不用於時。其所以圖報効。自有在焉。柳州云。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昌黎云。求國家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一經。垂之無窮。嗚乎。丈夫本領。不當如此耶。若林濟美。吾藩世祿之臣也。敫歷數職。遂陞監察。三黜三仕。一旦有所奮激。幡然辭職。退而

專意編述。端坐一室。日弄柔翰。乃考之古傳記。參之諸家文集。旁及近人論讚雜著。彙而作皇朝名臣傳讚若干卷。而於藩之前世忠臣烈士碩儒畸人之蹟。最致詳焉。是雖未必望韓柳二公所志。然至其兼收並蓄。以備史氏采擇之用。則綽綽乎有餘裕矣。較諸夫伴食備員。旅進旅退者。孰為素餐。孰為報國。固有不待辨者焉。此余之所以感奮踊躍。而樂作之序也。顧余以醫家子弟。擢列士班。碌碌半生。未有涓滴以裨補於國。能無愧於濟美乎。雖然。所以免夫素餐。而

報國恩之萬一者。自計已熟矣。亦惟用舍有時。窮達惟天。想濟美雖志業已遂矣。亦當同此一慨。

送小槁季績歸省讚州序

漢朝之取士。一設科第。以網羅之。故天下之士。苟欲以文藝立身者。莫不皆由此道焉。夫槐花黃。舉子忙。曲江院裡。逐隊隨行者。蓋歲不下五六千人。然而一試不第。落魄以歸鄉者居多。其射策甲第。一舉而致身青雲之上者。其與幾何。古昔

皇朝之盛。亦設此典以取士。而中葉一廢不復行。及幕廷勃興於闕左。則東方風氣再開。奎運益旺。士之欲以學術文章自奮者。四方雲蒸霧興。通六十六國計之。不啻五六千舉子也。然或秀而不實。半途廢者有之。或屯遭蹇阻。數奇不遇而止者有之。能崛起其中。而卓然成家。以列古作者之林者。洵可摟指而數耳。南海小槁季績。自少好學。自奮孤島之中。而北學中國。文才學殖。既已秀且實矣。宜其繼乎前人。而洋洋然馳名於海內。而流寓僻邑。孤飄坎壈。乃如此。豈不大可惜哉。雖然。使季績生於科舉之朝乎。吾知

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何則其為人飄逸温藉。所
交皆一時名士碩儒。而鄙拙陋庸之徒。一無所容。立
品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群。有如吾季績者耶。無有也。
其作文峻潔明暢。豪宕而不失繩墨。在千萬人場屋
中。可以刮有司之目。有如吾季績者耶。無有也。既已
無有矣。則季績亦宜自重焉。其局促於海隅寂莫之
鄉。而與村豎野叟游。非計也。今之歸省家山。似矣。抑
投筆硯執耒耜。以就歸田之安。亦非計也。不知季績
將何策以決之。余則謂科舉非時。窮通有命。為今之

計者。獨在闢壇坫於雄都。以隆大其業而已矣。是固
為季績謀。并為天下後進文士謀也。臨其別。遂一言
勉之曰。去矣季績。今日垂翼南溟。一舉而收功東隅
者。其可遲遲耶。

壽長谷川宗仙翁七十序

吾近讀魯西亞長壽人表。觀其百歲至百五歲者。八
百五十八人。百六歲至百二十歲者。百三十人。百二
十一歲至百三十歲者。三人。百三十一歲至百四十
歲者。五人。百四十五歲者。一人。百五十歲至百五十

五歲者。三人。百六十歲者。百六十五年者。各一人。乃歎曰。是何人瑞之多也。豈其深山曠野之民。鑿飲耕食。安恬舒適。不復生人間五慾者。能躋斯域耶。抑其國有奇異之術。神靈之藥。以致此巨壽耶。嗚乎。亦偉矣。雖然。是何足羨哉。我自。有吾延年長生之說。為今茲庚戌之歲。常陸長谷川宗仙先生。齡甫七十矣。朱顏黃眉。鬚髮皓然。一見。知其為人瑞也。又有賢子知卿。彩服斑斕。日捧几杖。孝養無所不至。其受人間清福如此。則尋常嘉言祝辭。何足以壽先生乎。請舉吾

延年長生之說。以侑先生一觴。先生幼而好學。上誦三千年之書。而諳其世代盛衰之變。人物古今之異。歷歷若親睹之目前。則是延三千年之壽於有生之初也。先生壯而有丈夫子。受先生一點心血。以傳之子孫雲仍。則是延數十百年之壽於有生之後也。夫不學異術。不服靈藥。而坐占此三千數百年之壽。則先生既為長生父視之。神仙人矣。尚何羨異域百五六十歲之壽哉。吾奉此說。以祝先生之壽。先生能不欣然受以醕一觴乎。抑先生吾先人高足弟子也。先

生嘗從先人受荷蘭之學。能知海外萬里詭異荒渺之事。則是三千數百年之外。更添彼曆數一千八百五十年之壽也。而吾乃其師之子也。其師一點心血。今代其師。以祝先生縱橫上下五千餘年之大壽。則先生之更浮一太白。頽然酣暢。以自祝其壽也。吾不疑矣。

芭蕉絲瓜二巾記

龍野侯之為京尹。王事敦我。夙夜鞅掌。然有暇輒延詩人梁星巖等。以了文字勝緣。其襟度瀟灑可想矣。

而其巡視洛外也。屢訪徵士石丈山之遺蹟。慨然遲徊於梅關月樓之間。遂登其三十六詩仙之堂。雜陳遺物。摩挲撫玩。以仰慕徵士之風於二百年之上。又取其芭蕉絲瓜二巾。命工模製之。盖有所感也。既而奉檄榮旋江都。列閣老參萬機。日與諸相公。謀謨於廟堂之上。是所謂垂紳正笏之秋。而山人隱士之服。無所用之耳。雖然士之仕朝。苟不有所誓乎中。安能報國恩焉。顧侯之所以誓烏紗巾上。是青天之心。檢束以酬知己者。未曾一日忘也。則徵士之中。雖無所

著其身。然巾之用。固自有在也。抑故中書公。吏才明敏。摘伏如神。遂以古稀之年。當執政之任。以其老練圓熟之餘。施之國家維新之政。嘉績益顯。大名赫奕。但以其立朝不久也。不能大展其力。識者竊不無憾焉。今也君侯以強仕之年。陞在此職。是其所以輔隆治熙鴻業。以繼故公之盛蹟者。前路悠悠。綽乎其有餘裕矣。然則故公登台之日。非今侯懸車之年乎。當此之時。君侯誓夫天之志。既已酬矣。而脫然獨賦遂初。解朝衣之嚴。以就野服之安。晨夕逍遙游樂乎

泉石花竹之間。以準擬丈山之遺風。則芭蕉之巾。絲瓜之帽。將日用之之不暇矣。嗚乎區區一巾帽之微。而侯之用意深遠如此。則其於政治大體。必不敢僥倖乎一時。而期成功於數十年之後者。亦可以徵焉耳。日者二巾成。而達自京師。乃囑外臣大覘崇作之記。崇謹書所期望於君侯者。以為他日証左云。

謀野山莊記

公族角田邑主石川君世隸曰窪田嘉膳。為人謹慎周密。仕為扈從頭。近侍左右。勤勞甚至焉。其山莊在

邑外數里。築亭爽塏。以為偃息之所。亭下一塘。開鑑波光。瀲灩魚鼈躍焉。蘋藻聚焉。塘之南。稻田數十里。縈黃繚綠。以接田外之山。山勢起伏。遠翠遙嵐。杳乎不知其所止。逢隈之水。橫流其中。一帶曳練。高帆漁艇。來往如織。以絃點彼此之景。真一境之佳囑也。莊即窪田氏祖先之所置。而邑民唯呼為山莊。主人亦自稱山莊。數世相傳。以至今主人。尚未有定名也。今茲支干之春。窪田氏遙介友人菊池謙齋。問所以名莊。余曰。謀野哉。謙齋請其說。余乃曰。昔鄭裨謀能謀。

泉石花竹之間。以準擬丈山之遺風。則芭蕉之中。絲瓜之帽。將日用之之不暇矣。嗚乎。區區一巾帽之微。而侯之用意深遠如此。則其於政治大體。必不敢僥倖乎一時。而期成功於數十年之後者。亦可以徵焉耳。日者二巾成。而達自京師。乃囑外臣大槻崇作之記。崇謹書所期望於君侯者。以為他日証左云。

謀野山莊記

公族角田邑主石川君世隸曰。窪田嘉膳。為人謹慎周密。仕為扈從頭。近侍左右。勤勞甚至焉。其山莊在

邑外數里。築亭爽塏。以為偃息之所。亭下一塘開鑑。波光瀲灩。魚鼈躍焉。蘋藻聚焉。塘之南。稻田數十里。縈黃繚綠。以接田外之山。山勢起伏。遠翠遙嵐。杳乎不知其所止。逢隈之水。橫流其中。一帶曳練。高帆漁艇。來往如織。以絃點彼此之景。真一境之佳囑也。莊即窪田氏祖先之所置。而邑民唯呼為山莊。主人亦自稱山莊。數世相傳。以至今主人。尚未有定名也。今茲支干之春。窪田氏遙介友人菊池謙齋。問所以名莊。余曰。謀野哉。謙齋請其說。余乃曰。昔鄭裨謀能謀。

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說者以為才性之蔽。余謂不然。夫身處劇職。百務蝟集。而唯坐邑中以謀焉。則喧囂湫隘。聰明有所蔽。何由能獲於心耶。當此之時。角巾野服。乘蹇驢以適寬閑之野。則脫然如出樊之鶴。清遠閒放。耳目一新。心融形釋。峩峩之山。洋洋之水。莫非皆吾師也。糾紛疑難。於是乎解。便計妙策。於是乎得。然後舉以施之行事。活運靈動。必有出乎邑中之謀萬萬者矣。是裨謀之所以謀於野則獲。而窪田氏之置莊於邑外數里。其意亦未必不在乎此也。

不然主人豈耽游觀溺逸樂者乎哉。嗚乎自今以往。邑民皆謂其莊曰謀野之莊。則主人所以輔其主施膏澤於下者。民將知其所由出。歡樂謳歌以頌之。而此莊之傳於悠久。亦可以卜耳。謙齋曰唯。主人之喜可知也。遂書謀野二大字。并記以贈焉。

僊僊社記

城涯山人以僊僊名其社。囑記於大石道人曰。小人欲得天下通儒之言以記之。顧小人於讀書一無所得。至夫世俗曲藝末技。率無不通曉。而特以善罵得

名於藝林。小人之所以為小人在於此。先生洪量。果能容而記其社乎否。道人應之曰。罵豈可記哉。然謂之善罵。則吾非無說也。昔物徂徠。以嚙炒豆。誹毀字內人物為樂焉。今而思之。其人務張一家之說。急於立名。是其所誹毀。不過歷詆先儒。勃窣理窟。以自快耳。山人則異乎此。自俳優之巧拙。角觝之強弱。以至打諢之話。演史之談。與夫歌曲音聲之微。一入山人耳目。則擣虛抵隙。其言鑿中窾。雖名工妙手。皆無所逃其指摘。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意。未嘗不行

乎其間也。是豈非罵之善者乎。抑徠翁寒酸。其所嚙不過炒豆。則舌本之強硬。而議論不明快。可知矣。山人則生於素封。飽乎膏粱。時以其流滑之舌。輕快之口。抑揚上下。如轉珠玉於盤上。使人忽怒忽笑。忽泣忽喜。終日聽之。而不知倦焉。宜矣。山人之擅此名。以雄視藝林耶。雖然。山人之善罵如此。而不能使他人不議其後。猶夫徠翁能文自命。而不免蒙鬼臉嚇孩兒之譏。余雖無山人之口。而有山人之筆。安得不一鼓筆舌。以擬山人之口。則曰山人之口。西施乳耳。

畏其毒者。不寒而栗。占其味者。不衣而暖。使山人聞之。必靦然笑曰。猶信。是為僂僂社記。

萬國指掌引

收八荒於尺幅。視萬國於寸眸。全球二圖具焉。若夫各慶都府。區域隸屬等。則非地名譜不備矣。抑吾日出之邦。踞萬國之上游。而一鎖不通。晏然享太平者。二百有餘年矣。域內觀之。未必見其不堅固。而洋外窺之。則一大島國。孤立無援。是不可不慮也。方此之時。當路諸公。明察變通之理。棄舊圖新。遂開其鎖。

而與諸蕃國相為交通。則今之天地。非復昔之天地矣。朝野吏民。苟不飛耳長目於瀛海萬里之外。則管見蠡測。何以禦其侮耶。是蓋今日之急務。而作者之本志。亦惟在乎此云。

鷗盟集引

余嘗東游泊霞浦。蓬窓曉起。紅暎未吐。煙水微茫。忽見鷗鳥千百為羣。浮游于蓼渚蘆洲之間。泛泛隨波上下。而和鳴互答。遠近相應。俛仰之際。超然冥合。殆使人相忘於江湖焉。今取此集。瀏覽一過。則有流麗

者。有清新者。有冲澹者。有豪快者。填箴相和。絲竹並奏。而舉皆音韻清越。杳然思遠矣。真是羣鷗之相親相近。而同盟於江渚之上也。雖然非有主其盟而為之唱者。則安能篇篇超妙。至乎此哉。昔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誰欵今日為王豹縣駒者。吾將往問諸鴨巢之西。熊谷之右。

題椿山畫卷

椿山畫伯之巧於花卉翎毛。人人所艷賞。而至其有至性。則知之者鮮矣。蓋椿山七歲失怙。零丁依於母

氏及長深思其鞠育之恩。孝養無所不至。鄉隣感其義。相謀具狀告諸官。官為賜錢物以褒之。事在二十年前。養和西卯氏在東隣。親見其事。一日乞畫椿氏曰。某不解畫法。安知子畫巧拙。我惟獲孝子所筆以藏之。足矣。椿山感泣。遂作名花九友圖以贈之。其圖聚四時名花於一幅中。闢華麗競節操。而丹青之妙。瀟灑脫俗。淡淡饒致。真希世之珍也。西卯氏又聞余善於椿氏也。寄似求題其圖。余則知椿山於畫法中者。今始聞其孝義如此。益感其畫之妙。本于至性。

乃不敢辭。而下一轉語曰。夫母子相得。雍熙成風。妻兒姪孫。莫不融之和樂。是椿氏一家九友圖也。而西卯氏之以養和為歸。洵不愧為其友矣。則并謂之兩家十友圖。誰為不可哉。

題妖恠婚禮圖

大鼻纖目。白面而紅潮者。東家之妖耶。魁頭高髻。深目而黑斑者。南隣之魑耶。而一點靈犀。彼此既通心矣。於是鬼媒言焉。鬼父鬼母聽焉。納采請期。件之遵禮。及其親迎之夕。魑魅導前。蜮魍擁後。牛鬼蛇神。左

右挾駕而行。妖燭煌々。紅碧眩目。可謂盛矣。嗚乎。恠而有禮如此。不足以為恠。若夫人而為恠之所不為。豈不為太恠乎。夫贈芍采蘭。聖人所戒。鑽穴隙相窺。踰墻而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今也村里之中。閭巷之際。青天白日。往々犯之而不悔。比之鬼女鬼郎。行六禮於冥々之中。能無愧而死乎。咄々恠事。觀此圖者。可以知所戒矣。

高尾考跋

高尾一娼妓耳。其名盛當時。高後世。雖婦人小子。皆

知其為名妓也。是其所以致之。豈徒哉。天資婉慧。兼綜衆技。不特以其麗質也。可以長鬚男子。而不如裙釵之流耶。然則此書之行。亦策惰鞭懶之一助也。况其辨三义遇害之妄說。揭山谷掩魄之確証。以雪千秋之冤。解旨俗之惑。其他諸說。皆鑿々有徵。又足以資考據。廣異聞矣。是豈可以免園冊子視之哉。山東京山著高尾考一卷。以余藉於奧藩。來取一言之証。世多以戲作者流。概翁之平生。不復知有此種之著。故余不厭筆舌之勞。而道之。翁今齡八十三歲。而得

暮年一知己。亦非其幸乎。

書刀發蘊跋

揚子雲云。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以余觀之。天地間何物不雕蟲篆刻也。今夫細浪皺紋。織雲疊鱗。山碧水白。刻露分明。是造物者之雕刻也。且以人事言之。心計默笑。不遺錙銖。蠅營蟻聚。以爭錐刀之末。是殖貨利者之雕蟲也。曾肩諂笑。患得患失。吮癰舐痔。靡所不至。是貧富貴者之篆刻也。然而或纖畜亡身。或殘忍敗家。此所謂刻鵠不成。且未能類鶩者。其為雕刻。

不亦太拙乎。若吾曲澤益卿。則不然。益卿刀圭之暇。逞技雕刻。矻矻不倦。人或以子雲之言嘲之。余為解之曰。夫執一七。以運用百藥。所不及。矻之鍼之。能化天下病羸之人。而躋諸仁壽之域焉。又以其餘力。刻意書刀。法謹嚴。凡古賢心畫。今人筆蹟。一經益卿之手。則神采奕奕。流溢乎紙墨上。而正者自正。奇者自奇。肥瘦剛柔。悉皆不失其情理焉。亦其回生肉骨之餘惠歟。嗚乎。益卿以此立天地間。上與造物者遊。俛仰無愧。身家兼全。較之夫區區貧富貴殖貨利。

其為雕刻太巧且正。而又何得以壯夫不為議之哉。抑余既為益卿解其嘲矣。世或有擬余文以雕蟲篆刺者。則益卿其將舞何刀筆以禦其侮耶。

石樵印譜跋

石樵山人手持一條鐵。而日黥幾石面矣。石亦何罪。受此墨刑。山人笑曰渠逃墨而歸朱。朱之為道。雖不拔一毛利天下。亦能為堅白異同之辯。故我從而朱之白之。其堅者磨而磷之。同工異曲。以適其意耳。既已適意矣。於石乎何怨。余曰。君果是刀筆之才矣。深

刺善舞文。嗚乎孰謂石田無所用之耶。

澹如詩稿跋

介石菊池生似斯卷請評語。余曰。紀行中挿畫。古人既有之。詩稿中挿畫。則所未曾有。其有之實自斯卷始。蓋詩之用多端。萬象皆具。故其所不及。畫以發之。然後情境躍然。有聲無聲。搖曳成致。使覽者徘徊賞之。洵為藝林一創觀也。吾恐後之詩人。必多尤而效之者。然自我作古。蓋作者自居。前人體式。不必問也。是可以定斯集月旦矣。生聞之。有未慙之色。乃曰。先

生獨評斯卷之體貌。而遺其詩之品格。何耶。余瞠然。就借其姓字以評之。曰。風神之高。澹如菊。而骨格之勁。介于石。生乃筴而頷之。時安政丁巳臘月。

鐵刀室銘

川勝蓬仙君囑

南蠻之鐵。瑰琇容刀。君子所佩。文武維韜。

石棋局銘

南都僧某囑

子聲不響。棋無韻致。以石敲石。着着有意。高僧心匠。圓滿具足。王仙何人。畫紙作局。

孔夫子贊

仲尼不可贊也。敬集四書語以題之。

大哉孔子。無所成名。聖之時者。謂集大成。盛德至善。終不可誼。日月所照。莫不尊親。

老子贊

我有三寶。持以游世。亦何所不容。而紫氣青牛。遠度關以滅其踪乎。孔子云。其猶龍。龍兮龍兮。為萬世道家之宗。

莊子贊

辭千金之重聘。而不為郊祭之犧牛。黜聰明外死生。

而上與造物者游。偉矣哉漆園吏。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近古史譚題辭

芒芒蜻洲。盛衰千古。應仁階亂。今裂九土。織田勃興。畧定中原。皇居既壯。天子斯尊。豐臣繼業。東征西伐。餘力耀兵。威震窮髮。我后乘運。撫綏四陲。誅叛討逆。廟筭靡遺。元和偃武。與民休息。驩虞三百。吁誰之力。

振濯錄題辭

鴻荒之世。天造草昧。山陵用殉。餘風未艾。垂仁惻心。

痛不可耐。明詔屢禁。習俗所礙。野見誘衷。土偶以代。既不廢禮。萬姓感戴。土部來雲。三百其輩。埏埴助工。實受帝賚。世職凶儀。管家永賴。後裔歸農。徒在畿內。誰肆毒螫。三尺有喙。擯以餘戶。伍作成對。中野訴冤。志士深慨。振濯作錄。滌蕩其穢。考古徵今。靡遺細大。源流斯清。汗辱全廢。十三卯外。志古一派。涇渭有辨。分流勿恠。我作題辭。贊述梗概。土部有靈。掀髯稱快。

夢游松島賦

一夕偶得望金華兮天末神秀堪餐一聯乃以寒為韻作游松島賦

一篇要之亦思夢之類耳

城曰僊臺。堂堂大國。地稱松島。秩秩斯干。風片不寒。
長留藩祖之詠。吾黃門公有松島勝錦之什。雨絲堪避。誰授秦皇
之官。翠壁丹崖。羅列三百餘之松嶼。奇巖恠石。安排
二十四之贛灘。雲亂綠鬟。楊氏之眠初起。風飄翠袖。
趙姬之舞猶殘。神女晨游。駕留彩鳳。天孫暮去。曲送
離鸞。千黛爭妍。青銅磨出之鑑。羣帆飛白。玉局闢殘
之盤。指鹽浦兮海隅。灣坳可數。望金華兮天末。神秀
堪餐。氣象萬千。好於晴以奇於雨。煙光轉易。宜于暑
而可于寒。原夫巖島之峨峩。乏兒孫之洲嶼。琵琶湖之

渺渺。少羽翼之巖磐。陋矣枕人。訖西湖之佳境。迂我
漢主。求東海之仙壇。汴水萬株之揚。空籠烟雨。渭川
千畝之竹。徒富琅玕。范叟記樓。盛述一湖之勝。狀鄴
生注水。獨稱三峽之素湍。崇也。東奧一病夫。比游方
於藥石。名山舊知己。誓神契於金蘭。蘿月松風。應酬
不暇。朝嵐夕翠。嘯傲無端。摘藻之才。素慚屈宋。登高
之賦。只合任柳韓。構思滯。濡筆乾。於是。幾緡換
鞋。窮島嶼之體勢。一篙放艇。弄江海之波瀾。日照松
陰。變翠光於蜀錦。霞橫島背。上彩影于齊紈。閒鷺輕

鷗戲沙浮浦。漁丁蟹婦。撒網投竿。汀洲暝以歸。鳥盡煙靄歛而暮。山攢爾乃壓蘇游於千古。并謝慨之四難。二客相從。歌壯觀之浩浩。一樽交酌。樂大醉之漫漫。嗟我戴滿頭之白。其誰傳換骨之丹。著史藏山。難追司馬之躅。考槃在澗。宜學碩人之寬。慨世路之不安。方將浮海。感君恩之罔極。未肯挂冠。耿耿孤燈。驚高眠之忽覺。茫茫一夢。舟絕境於浩歎。乃撫枕而歌曰。一境之奇聚富山。振衣絕頂此磐桓。萬松光映海。瞰動千島影。浮秋水寒。星斗依稀迷北極。雲濤杳渺

接南蠻。飄然不覺換凡骨。欲駕長風奮羽翰。

錄豐公東征事

豐公圍小田原五閱月。未能降也。偶有客過軍營者。時燕樂方作。鼓笛嘔啞之聲。喧于外。客大聲罵曰。何物愚將。作此大恠事。今也勁敵在前。不知所以攻之之策。而惟燕樂是耽。非愚將而何。衛士呵曰。汝何為者。醉而顛耶。抑喪心耶。客怫然作色曰。身是浮田氏客。花房助兵衛職之。不敢顛矣。又不喪心矣。抑大將在軍。以游惰娛樂為大戒。而今沈溺如此。醉顛喪心。

大將自道耳。直唾其門而去。衛士忿恚。訴之奉行長。東大藏時樂局已畢。諸部伶人以次退散。大小諸侯與觀者亦皆將辭歸。大藏投閒入白。豐公聞之也。怒甚。遽呼曰。秀家安在。秀家倉皇入謁。則盛氣厲聲曰。汝客花房某。敢嫚罵我。夫匹夫而議天子。闕白者其罪當大不赦。汝速歸處之。磔刑。否則汝罪亦不赦。秀家恐惶拜命而出。行既數百步。公使人呼返曰。花房言雖可憎。既非面刺。唯刎其首可也。秀家將退。則復止之曰。渠是汝客。非汝臣。宜待以士道。賜之自盡。既

而沈吟數回。終謂秀家曰。卿且少進。孤熟思花房言。亦大有理。顧孤之為此。未必為娛樂。其實欲使敵倦防禦。而速其納降耳。雖然。從征諸將皆畏孤威。不敢出一語。渠乃匹夫而言之。膽畧可想矣。昔青砥藤網微時。牽牛過鎌倉之府。時最明寺時賴盛行。千僧供養會。藤網笑曰。鎌倉氏薦事水中牛糞耳。府吏聞而詰之。乃曰。方今饑餓之民。未蒙恩恤。而徒施諸乞匄之徒。夫牛糞於圃。尚可以滋菜蔬矣。今糞於水。涓滴無益於物。所以比也。時賴感其言。即日擢為奉行。于

今傳為美談。今花房言雖失過激。而孤之明獨不若最明寺可乎。卿其疾歸。奉花房為軍師。永留之幕下。可也。秀家歸如其言。後果有小田原之捷。

野史氏曰。豐公為人。噪急粗率。而天性靈慧。故其處事先迷。而後覺者。往往如此。譬之雷霆之轟。暴厲迅疾。天地唯恐崩。而雨霽雲開。碧落一洗。未嘗不灑然也。嗚呼。是其所以能駕馭羣雄。而速得天下也歟。

其二

豐公既滅小田原。引兵而東。將征奧州。次宇都宮。時

本多忠勝伐土寇。在總之廳南。公差人致之行營。一日大會列侯諸將。出首鎧一領。示於衆曰。是為佐藤四郎忠信之鎧。誰居今日可以忠信忠勇者。苟其有之。孤將舉以與之。衆莫敢應者。公因颺言曰。服此鎧而無愧色者。唯德川氏臣。本多中書為然。記昔長湫之役。失我福將三人。孤憤怨之極。聞敗即發。步騎三萬。馳擊而馳。時中書在敵營。聞之。率手兵五百赴援。與我軍相距數百步。並隊而馳。每兩軍相摩。輒發銃挑戰。我軍不敢動。行里餘。有一騎蒙鹿角胄。下鞍飲

馬於河者。問渠為誰。稻葉伊豫曰。本多平八也。孤不覺淚簌簌下曰。壯哉平八。以我三萬擊渠五百。猶石壓卵。粉壑不回踵。渠則從容飲馬。以示餘暇。何其壯也。但我殺之。亦無補於勝敗之數。不若且縱之。以成渠勇矣。故不顧而馳。今日求之古人。非藤忠信莫可以比。遂以鎧賜忠勝。是夜公竊召忠勝。自點茶而侑之曰。子勇誠無雙矣。雖然。夸揚之衆。以成海內之名者。孤力亦為多矣。因徐問曰。未知與德川氏其恩之輕重大小何如。忠勝伏而不答。強之則曰。殿下之恩。

江海無量。但臣為德川累世臣屬。君恩之大。非可以輕重較也。公不懌而罷。

野史氏曰。豐公之不擊忠勝。猶曹瞞之不追關羽。英雄襟度之豁。可想耳。抑二公賣恩。外臣以結其歡心者。皆欲收以為己用也。而忠勝之不從豐公。亦猶關羽之不從曹瞞也。忠勇義烈之士。寧有可以區區賞賜羅致乎。

論楠公死湊川

曰可以死而死之。吾邦武人恒態為然。曰可以無

死而不死。則未始慮及乎此。豈其勇敢剛烈之氣勝。而有察理未精者歟。嗚呼。死生亦大矣。可以無死而死之。是之謂傷勇。可不思哉。史稱正成之敗於湊川。所餘七十三騎。猶可以潰圍。而正成心不欲生。走入民舍。釋鎧自殺。夫圍可潰而不潰。身可生而不生。雖公心未易測度也。抑非決於可以死一語。而不暇顧其他耶。當是之時。王室雖一朝復矣。國賊犯關。海內擾亂。而天子塵再蒙焉。武臣之職。未可謂之盡矣。公不自云乎。吾死天下盡歸足利氏。是知公一日

不死。則天下一日未歸足利氏也。為公計者。宜以其當日所以懇懇戒見者。反自任其身。脫然拔軍。獨歸河內。招集義故。再據金剛山舊址。以遏賊東下之勢。則天下向背未可知。而誅國賊以復正統天子。尚有可望焉。必也百戰力盡。萬不可為。然後以身殉之。未晚也。今乃先新田諸將尚在。東西義旗未散。而俄自引決。所謂可以無死而死者。非耶。雖然是求備於賢者之言耳。如公之忠勇義烈。今古無二。豈可容喙哉。余獨有感乎孟軻氏之言。故姑書以質之有道焉。

後之為武人者。其或將有考於余文矣夫。

義士論

赤穗遺臣大石良雄等四十七人。謂之義士耶。深夜潛形。破朝貴門戶。掩擊以奪其首矣。謂之亂賊耶。一片精忠。百折不挫。一舉以復故君之讐矣。二者之目。將何所定。曰深夜掩擊。奪朝貴之首者。其跡也。一片精忠。復故君之讐者。其心也。心苟純乎忠矣。雖跡或涉暴亂。君子必有取焉。良雄等四十七人。義士也。忠臣也。果非亂賊也。曰然則幕朝之不待以忠臣義士。

而擬之羣不逞之徒。以賜死者。何耶。曰亦以其事涉暴亂耳。事涉暴亂。而不正刑典。何以威制天下。懲後世不軌之徒乎。雖然良雄等之為忠臣為義士。幕朝終不得而沒也。有僧焉。收其屍以封之墓。置而不問也。有儒士焉。目以義人。錄其事以傳不朽。置而不問也。天下寧有封亂賊之墓。目之以義人。而不敢禁之者乎。由此觀之。幕朝之所以處良雄等。可謂恩威並行而不悖矣。而在良雄等。則一成故君之志。慰幽魂於地下。臣事畢矣。一死固所甘受。其又何怨。曰義士

之目。則既得聞命矣。抑復讐之名。先儒猶有異議焉。
 有以殺其君父矣。臣子以為讐而復之。古今之通義
 也。今也不然。赤穗侯以私憤。又入於朝。坐大不敬賜
 死。非吉良氏之所敢殺也。良雄等安得而讐之哉。曰
 以常理論之。亦有似焉者。獨不有所謂君辱臣死之
 義乎。夫吉良氏挾權驕傲。貪而無厭。銜赤穗侯之不
 賂於己。屢挫之於朝。至以鄙野之子。不知禮節罵之。
 其辱之亦至矣。赤穗侯於是不堪積忿。欲逞之一擊
 之下而不達。幽憤吞恨以死。則為之臣者。何心能忍

與吉良氏共戴天乎。是良雄等所以為讐。出於萬不
 得已。則天理之至。人情之盡。尚何暇問義例有無乎。
 嗚乎。吾既借春秋誅心之法。反賞良雄等忠義之心。
 又據君辱臣死之義。斷然決吉良氏之可以為讐。則
 良雄等四十七人之為忠臣為義士。昭然明白。可以
 暴於天下萬世矣。彼拘儒紛紜之論。又何暇置諸齒
 牙之間哉。

伊藤民卿碑

兩村山在尾張州東境沓挂村。望之隱然。蓋諸山之

小者。然名既見於延喜式。和名鈔等之書。則其為東海名蹟舊矣。而友人伊藤民卿。實始產於其麓云。余嘗西游登茲山。古道一帶。長松落落。而登臨之觀。流峙之美。甲於闔州焉。其東北連山迤邐。層嵐疊翠。杳乎不知其所窮。而信之御嶽。矗立雲際。蒼翠摩天。西則豁然開朗。熱田之灣。海波洋洋。風帆浪舶。出沒乎淡煙杳靄之間。若夫俛仰左右山川之形勢。則快桶峽之奇捷。而悲織田氏之不終。欽長湫之義戰。以感國家龍興之所由。而今日泰平。吾輩優游著書。區區

事業。雖曰託立言於不朽。然百載之後。其湮滅無聞。亦未可知矣。於是慨然發峴山羊叔子之嘆。低徊顧望久之。遂為民卿叙其平生曰。民卿名逸彥。稱民之輔。每愛茲山佳勝。自號兩村樵史。考平左衛門諱久永。妣石田氏。其先遠州橫須賀人。覺兵衛。仕荒尾城主池田信輝君。子孫今尚藉因幡藩。覺兵衛三子。覺左衛門。當寬永正保之際。開墾新田。來移於沓挂。是為民卿始祖。爾來為里正者六世。至民卿其名特顯云。民卿幼好學。從永井星渚學。星渚學出於南郭服

氏。民卿因專用力古書。業大進。年二十二。負笈來江都。與余同學於昌平坂國庠。會家兄某有故。不能繼父業。促民卿歸鄉。及父沒。民卿遂歸。管里正之職。天保三年。藩嘉其勤勞。許稱姓氏。九年。許雙刀。十三年。藩大夫高木氏。以文學薦之。傳相成瀨君。民卿以幹家無人。辭而不就。及刈谷城主土井侯延民卿而聽講經。欲致廩米若干口。民卿謝曰。某既辭於成瀨君。今豈可負哉。侯聞之。益重其節。禮待有加焉。嘉永二年。民卿年五十四。以病辭職。藩允之。仍優以里老。民

卿妻邨瀨氏無子。養濃之竹鼻村服部宜雅之女為子。其姪孫女也。因納中根氏次子順藏為婿。改業為醫。從是民卿專業教授。誘掖訓導。循循有法。遠近來學者數十百人。鄉塾之盛。近郡無以。所著有羣雄割據錄七卷。芳野紀行。南郡游記。詩文集若干卷。其他左國老莊諸考。未脫稿者尚多。嗚乎。民卿之自善善人如此。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將在斯人。則門人等欲及其存而立石於兩村山。以勒德業。其亦古人生祠之意也歟。乃係以歌曰。

茲山之常在兮。何昔人之不可見。撫大同之古像兮。慨千秋之世變。山有大同二年古佛遭昭代之文明兮。與大道之有聞。樂人才之教育兮。藐富貴於浮雲。於戲先生德業之遠兮。後人將有感乎斯文。

齋藤子德墓表

齋藤子德亡矣。余聞其赴也。五內為裂。曰。噫。斯人而至於斯。實文運之一阨也。吾豈獨為一人慟哉。方今海內宿儒老輩。彫喪殆盡。而晚出後進。任斯文之責者誰耶。當是時。以子德之才之學。張壇坫。建旗幟。固

足以一振頽風。而鼓舞文士之氣矣。而中道不終。可勝痛哭哉。抑余之與子德。生相愛。死相悲。如此之切。而使其半生鉛槧事業。徒委之遺篋中。則何以慰知己之心於幽冥耶。於是歷舉其撰著。以見平生之志。曰。身陪隸大藩。安居暇食。而不可不知其所自。則有藩祖實錄焉。故藝州之有大勳於國家。黃童皤叟。所皆知而誦。而為之家人者。安得不明白其忠赤之心。則有盡忠錄焉。上國之事。世多有錄焉者。獨東陬羣雄百戰興亡之迹。不可委之寒煙荒草。則有與羽舊

事焉。生為皇國泰平之民。而古昔帝王將相。正邪得失之際。最不可不講明。則有讀史贅議焉。學不可以不博也。游於藝。多識於鳥獸草木。皆聖教所不遺。則有蠢蠢傳。有佔畢餘音。而經史獨得之言。收之孟浪語焉。月宮吾不之知。五星之為地球。孰辨其真。但同生斯域。域內五洲之事。不可不博考。則有蕃史。有洋猷。而英清近事。載之鴉片始末焉。凡是皆子德壯年游學中所撰述。而其富且備。既已如此。設使天假之年。以終其志業。攀藤東涯。而駕源白石。亦匪難也。

若夫文集十有二卷。縱橫變化。體莫弗具。為其為序記一百單八首。為論說六十九首。為傳讚書牘題跋雜著一百三十六首。而詩并古今體。凡五百六十餘首。嗚呼。可謂雄偉不常之才矣。子德名馨。號竹堂齋。藤氏通稱順治。仙臺人。世仕宗室。湧谷主伊達氏。考諱某。母國井氏。子德幼而穎敏。其在仙臺。學於家平泉翁。翁屢稱其文才。及來江都。游蘭園。增島博士之門。博士亦深許其該博。遂入昌平。饗與一時名士。文人。上下其議論。業大進。既而西游京攝。及崎陽。又探

近郡諸名勝。則有報桑錄。鍼旨錄。游毛觀梅諸游記。焉。然是特其游覽餘事耳。弘化乙巳。歸省鄉里。整頓家事。以庚戌之春。携母及妻。穴戶氏。再來江都。下惟於下谷相生街。聚徒教授。名聲稍稍起。本藩聞之。方將擢為儒員。而不幸罹病。綿悞彌留。遂以嘉永壬子。閏三月十一日。下世。其病革也。自知不起。援筆題詩。曰。阿母東迎百里程。晨昏齋志若為情。唯餘一事幸。然處埋骨青山伴。二兄。蓋子德有二兄。伯曰吉甫。年二十四。仲曰公恕。年二十八。皆好學。客死茲土。而子

德今年三十八矣。嗟乎命也夫。銘曰。

地曰高輪。寺曰東禪。鬱々松柏。萬籟寂然。其首二兄。丘而高四尺者。子德之墳耶。

故仙臺府代官鳥山君墓碣銘

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降至唐宋。諸縣置令。總治民政。以宣導風化。勸課農桑。今世代官之職。實當其官焉。然而任此官者。往往聚斂病民。實府庫之為務耳。其愛育撫循。視民如赤子。而去後。為後人所追慕者。其與有幾人哉。本藩鳥山君正作。

自少留心民事。年三十八。始為磐井。瞻澤二郡代官。郡僻在東陬。俗陋民貧。舊有洗兒之弊。君首欲改之。與余宗家磐井郡正大槐丈作謀。建白行其議。於是陋習一變。生齒漸滋。轉治志田。玉造二郡。郡當東西官道。有古川三株荒谷諸驛。皆沃野曠濶。水田數十里。民無所游息。君相古川驛西叢祠之地。鋤荒拂翳。栽櫻樹數百株。每至花時。芳菲燦目。郡人携幼扶老。羣聚游樂焉。其自三株驛抵荒谷二十餘里。從昔絕無列樹。一行旅人。暑無所休。君課民栽柳。既而萬條

蔽天。清陰交陌。民到于今賴之。志田玉造。民俗犷悍。素稱難治。君管此地者十四年。激勸誘導。民稍稍嚮化。君之有功此郡。不特從上二事也。後又移遠田粟原二郡。轉治東山。所至皆有異績。是所謂愛育撫循。視民如赤子者。果非斯人歟。君沒二十餘年。有行商齎物來謝其家曰。小人鬻貨物於古川地方之人。感先公遺德。聞其與小人有舊。輒周旋備至。吾貨因以售者不少。所以報萬一也。有君之孫某之涌谷。途與一老人語。至云。吾乃鳥山之孫也。其人驚且拜曰。僕

嘗為里正。仰明公德音。今見其孫。不覺感泣交睫。遂延至家。厚饗之。其為後人所追慕者。亦皆此類云。君諱某。稱正作。本姓谷津氏。出繼烏山氏。考諱成幸。稱九左衛門。妣某氏。君幼從丹野某學。後師事高成田琴臺先生。為人恬澹寡欲。不以欣戚置於胸中。華衣玉食。一無所用。雖家人婦子。未嘗知嗜好所在。但喜子孫眾多。愛養靡弗至。而憂民之情特深。每以官長所抑。不能展其力為憾。及易簀之日。尚口民事不已。而無一語及私家。天保三年正月廿二日。以壽終於

家。距其實曆十三年八月二十日生。得年七十。葬仙臺府。玄光庵先塋之次。法謚曰永孝院德翁賢隆居士。配山下氏。生六男六女。長男成有。以多病廢。四男成實承家。二男愈之。前已冒岩崎氏。三男定則。冒高橋氏。餘皆夭。女適某某。銘曰。潘令河陽。一縣有花。辛知彭州。柳蔭蒙坡。烏山治輿。千春同跡。口碑或消。有歸斯石。橘堂平野生墓銘

憶昔余之游北越也。介羨湖卷翁。訪平野鷗邊於卯

松濱爾時其息大吉。年僅弱冠。聰慧好學。余因乃翁請留而講韓文者數日矣。歸都之後。亡何聞鷗邊翁之死也。爾來不問大吉消息者。殆二十年。未知其成立何如。今茲丁巳之秋。其子廉藏忽來訪敝廬。因請曰。先人沒既十七年矣。而未有墓表之撰。先生幸叙而銘之。余於是始知大吉墓木已拱。而悔平生之踈濶無問也。乃泣而叙之曰。君諱世秀。字三芝。號橘堂。小字大吉。長襲稱安之允。平野氏為一鄉望族。自乃祖某時。官給粟米若干口。許稱姓氏佩雙刀。至考

諱藹臣。好學善詩。家聲益著。即鷗邊翁也。妣真島氏。君初從高橋某受句讀。旁嗜繪事。十餘歲頗能至其妙。既而慨然曰。翫物喪志。前哲所戒。吾豈以一小技自安者哉。於是一意嚮學。延內藤鍾山先生為門客。刻苦多年。業大進。文政戊寅年穀不稔。北邊多饑。當此之時。鄉之貧民賴君之賑救而全活者甚多。天保乙未。歷游上國。謁太廟。詣象山而還。是冬罹疾。沈痼七年。百治無効。自知不可起。作遺書授其兒琇藏。題其上曰。侍汝成童。而後啓緘。精爽不亂。坦然如睡。

而逝。實十二年辛丑八月朔日也。享年三十又二。葬邑內先塋之域。君為人溫厚敦篤。平素未嘗見喜愠之色。其理家嚴而有法。僕隸皆服。而嗜學之深。至死不倦。病間尚受紀効新書於渡邊某。而卒業云。配神戶氏。長岡藩士仁右衛門之女也。生二男三女。長男世寬。即琇藏。承後。襲稱安之允。次曰廉藏。三女皆夭。余既悲君之好學而不終。又嘉其素行端雅。不愧為望族之子也。遂作之銘曰。於戲三芝。秀而不實。命也斯人。而有斯疾。圖其不朽。

唯有直筆。曰吾不信。視此撰述。

小西翁墓銘

眉壽。人誰不願哉。然而七十既稱古稀。何況耄期之壽乎。如吾小西翁。身過八旬。而妻七十。子孫繩繩。一家有三夫婦者。蓋絕無而僅有者。可不歎羨哉。抑翁有何功德。而得此鴻福耶。豈其祖先積善餘慶。至乎此款。將翁勤儉慈仁之德。恩及家庭者。以致之歟。猗與偉矣。先是文化丁卯之歲。大川槁成。官為募夫婦雙壽者。使先渡以祝之。當此之時。翁父當雄。八十

三。妻松本氏。六十二。實應其選而渡之。安政二年十一月。兩國橋成。翁與配山部氏。復奉官命先渡之。兩世壽考。前後輝映。耀名於雄都大橋之上。洵為古今榮舉。越十二月。官賞賜翁夫婦。以銅錢各若干貫。四年五月。南尹池田播州君。召見翁於便室。賜描金羽裳盃。以祝其壽。更書松齡二字。寵之。抑亦可謂榮矣。閏五月。病僅數日。奄然而逝。實其二十六日也。壽八十又六。葬深川雲光院。翁本姓山内氏。諱正房。字一翁。攝州河邊郡人。幼仕伊丹造酒家小西氏。勤

慎不懈。既來江戶。當雄愛其篤實。養以為子。遂襲稱小西總兵衛。山内氏生一男。名思順。孫名思恭。皆能遵守家法。不墜其業。銘曰。一翁得一。齡踰九九。醇粹之德。其人其酒。壽海之美。為君家有。嗚乎一翁。死而不朽。

自弘化丁未刺寧靜閣一集忽忽既十二年矣
雖老懶無能為然結習之未除得雜文六十餘
篇詩三百七十餘首乃就文中除籌海論時等
之文存序記以下三十六篇而以詩二百餘首
附焉亦惟聊以自娛耳豈敢曰擬後進模範乎
我

安改戊午夏五月磐溪學人時年五十有八

磐溪文鈔二集

跋

磐溪翁刻其近文一卷俾余題其後余與翁好尚各
不同而交則匪他矣翁學主張洛閩雖時有異同要
不失其正派余則好立異說不必拘拘一家也翁旁
通蕃書兼善銃砲之術余則不識蟹行一丁字且排
斥以為左道矣獨至其文章則明快痛暢洵為不可
及耳翁之文蓋韓其骨歐其肉而衣之以明清諸家
之美者矣非復世之文人婉語媚態以博人之嬉笑
者比也若夫編中送余西歸序雖或過譽然欲使余

蹈厲鼓舞以造此域則亦不詭古人善誘之道矣然則翁之可貴重者不特文章一事也是為跋安政戊午桂月讚岐小橋勲敬識

其以爲式並美器其文章與世所藏雖或不可
雖善書善繪亦之謂余恨不精繪畫一不
不夫其五亦余恨致立異端不必出此一卷也
不同而交與爾爾美能學主幾故開筆初亦異同
學美能其其文一卷則余與爾致尚各

